

古幣叢攷

王貴忱
謹題



何琳儀著 季旭昇編訂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何琳儀
季旭昇
編訂 著

文史哲學集成

古幣叢考

王貴忱
謹題
圖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古幣叢考 / 何琳儀著；季旭昇編訂。--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85

面；公分。--（文史哲學術叢刊；369）

ISBN 957-549-027-4（平裝）

1. 古錢 - 中國 - 先秦（公元前 2696-221） - 論文，講詞等

793.4

85007886



文史哲學集

古幣叢考

著者：何

編訂者：季

出版者：文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

發行所：文

印刷者：文

旭琳

史哲出版

正雄

出版

出版

出版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三二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9-027-4

古幣叢考

前言

我國金屬鑄造貨幣一般認為肇始於春秋中晚期，這有《國語》記載周景王「鑄大錢」可以爲證。通常所說的「先秦貨幣」即指春秋晚期至戰國末年流通於各國的金屬鑄造貨幣。

先秦貨幣自身屬一種考古遺物，既包括發掘品，也包括傳世品。按考古類型學劃分，先秦貨幣計有：

- 一．刀幣：包括齊刀、莒刀、明刀、尖首刀、針首刀、小直刀等。
- 二．布幣：包括空首大布、平肩弧足空首布、斜肩弧足空首布、聳肩尖足空首布、銳角布、橋形布、尖足布、圓足布、三孔布、方足小布、燕尾布、連布等。
- 三．圓錢：包括圓孔錢、方孔錢、錢牌等。
- 四．金版、鉛版。
- 五．銅貝。

以上只是大框架的劃分，如果進一步詳析：明刀有磬折背、弧形背之別；橋形布有平肩、圓肩之別；尖足布有聳肩、平肩之別；平肩尖足布又含類尖足布、類圓足布等。凡此紛紜複雜的貨幣形制，是後來任何歷史時期無法比擬的。先秦貨幣既然屬考古遺物，考古類型學的若干原則當然也適用於先秦貨幣形制的研究。從實踐證明，結合先秦貨幣銘文研究，用以考察先秦貨幣形制的演變，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們認為，自三家分晉前後至秦統一之前，趙國布幣經歷如下演變過程：

聳肩尖足空首布 → 聳肩尖足平首布 → 平肩尖足平首布 → 類方足布 → 方足小布
↓
類圓足布 ↓ 圓足布 ↓ 圓足三孔布

其中由空首演化平首，聳肩演化平肩，平肩演化圓肩，尖足演化方足，方足演化圓足，無孔演化有孔等規律，可謂井然有序，洞若觀火。凡此對判定聳肩尖足空首布、類方足布、類圓足布、乃至三孔布的國別都大有裨益。或以為上揭品類銘文中的地名有屬韓、魏者，均應重新考慮。至於考古遺址與考古遺物的關係，無疑也有利於幣制年代的推定。例如陝西省華陰縣戰國早期古城遺址出土有「秬半鉞」橋形布，這為判斷橋形布的年代和國別提供堅實的考古實證。

先秦貨幣多鑄有銘文，屬地下出土文獻，未經後人竄改，其文獻學方面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下面試從八項學例說明：

一·先秦貨幣銘文字數普遍不多，然亦有支言片語而有裨於對勘舊史料者。例如齊六字刀銘「齊返邦長大𡗗」。其中「返邦」即「返國」，與失國相對而言（參《莊子·讓王》）。「齊返邦長」顯

然是戰國晚期「破燕軍，復齊國」的齊襄王。齊六字刀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枚「紀念幣」，彌足珍貴。

二、先秦貨幣銘文內容多爲地名，這爲研究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戰國時期各國疆域，提供可信的考古實證。以往地理專著中所附戰國疆域地圖，往往是相當長歷史時期內各國地名的平面分佈情況。在《國策地名考》、《中國歷史地圖集》所載戰國時期各國地圖中，很難窺見戰國地名「朝秦暮楚」的變遷。如果參照先秦文獻與先秦貨幣銘文中的地名記載，似可爲戰國沿革地理投遞一線曙光。例如：橋形布銘文中地名大致可以鉤畫出戰國早期至魏惠文王遷都大梁期間的魏國版圖，三孔布銘文中地名大致可以鉤畫出西元前二四九—二二二年間的趙國版圖。歷代文獻中若干地名，舊注有不詳其地望者，結合先秦貨幣銘文的釋讀或可落實。例如：《史記·趙世家》「百邑」，三家注未置一辭，今注亦多闕而不釋。二十四史校點本在「百邑」旁不加地名豎線，似亦不以其爲地名。《中國歷史地圖集》據《水經·汾水注》定「百邑」於今山東省霍縣東南，驗之「百邑」聳肩尖足空首布的國別，可成定論。又《趙世家》「韓皋」，舊注闕釋。據《水經·聖水注》「寒號」，復驗之燕國方足布銘「韓刀」，知三地乃一音之轉，即《詩·大雅，韓奕》之「韓城」。又尖足布銘文「鄆邠」，即《顏氏家訓·勉學》之「饒飢」，地僻城小，鮮爲人知。廣博淵雅的顏之推尙以爲「博求古今，皆未能曉」。諸如此類被歷史塵沙湮沒的「龐貝」古城，在先秦貨幣銘文中可能還會發現，希望古文字、古地理研究工作者共同追尋。

三·先秦貨幣名稱比較複雜，齊刀、莒刀、小直刀銘有「刀」，橋形布銘有「布」，金版銘有「貞（釘）」、「再（稱）」，銅貝銘有「異（選）」，燕國方足布銘有「強（鏹）」，橋形布銘有「甬（幣）」，燕尾布銘有「比（幣）」，均可與文獻相互印證。貨幣專用術語亦頗值得注意，諸如齊刀「大𦔁」、橋形布「夸鉞」、燕尾布「𦔁（撫）比（幣）」、錢牌「見（現）金」等。計量單位「鉞」、「𦔁（銖）」、「刀」、「兩」、「留（鎰）」、「朱（銖）」的實際重量，尚可深入研究。

四·齊刀背銘文或有所謂「吉語」者，諸如「大行」、「大昌」、「關邦」、「安邦」等，往往亦見六國古璽。空首布銘文多為單字，彼此間除可用數字、干支聯繫外，間或亦有可綴連通讀為「吉語」者，例如「大吉羊（祥）」，君尙（常）富」。近時學者指出空首布單字銘文尚有周王廟號、五等爵、五聲、八音等，殊堪注目。同理，明刀背銘單字銘文似亦不僅限於數字。如何綴連通讀，值得探討。

五·莒刀銘「冶」字的發現，與三晉兵器銘文中習見的「冶」字同樣重要。冶煉金屬貨幣是古代經濟活動中的大事，「冶」字為古代經濟學、金屬工藝學的研究提供了考古方面的新穎材料。

六·先秦貨幣銘文的年代上限，一般定為春秋晚期，從古文字學角度劃分應屬戰國文字研究範疇（參拙著《戰國文字通論》二頁）。其年代下限，無疑是西元前二二一年。因此，先秦貨幣銘文是戰國文字原始資料之一。戰國文字號稱奇詭難識，在貨幣文字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筆畫高度簡省，歧異多變，似是貨幣文字的主要特點。有關貨幣文字形體結構的分析和歸納，尚需戰國文字研究者共同努力。

七·齊圓錢銘文「𧇖」字，舊多以為是地名或金屬單位。根據「𧇖」字在楚銅量和齊圓錢中的辭

例，始可正確地判斷《廣韻》「賧，記人、物也」的句讀，從而使這一罕見的訓詁材料得以復活。

八、先秦貨幣文字的書法亦頗有特色。三晉布幣文字布局緊湊，筆畫方折，呈現一派爽勁挺拔的風格。這不僅可從同時代的作品，諸如侯馬盟書、中山王器、三晉小璽中尋到其親緣關係，亦可從後世瘦金書中窺見其流風餘韻。

總而言之，先秦貨幣銘文研究的領域十分廣闊。從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錢幣學、民俗學、金屬學、文字學、訓詁學、書法學等多角度探討，必將使先秦貨幣研究呈現十分繁榮的局面。

先秦貨幣銘文的釋讀，是各項研究的首要之務。字尚不識，遑論其它。圍繞先秦貨幣銘文的釋讀，古代學者付出辛勤的勞動，並取得豐碩的成果，然而也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首先，兩宋以降古錢學家多不精通古文字，清代小學家又多不染指古錢。孫詒讓、劉心源集古錢學家和古文字學家於一身的學者實屬鳳毛麟角。其次，戰國文字是本世紀七十年代才重新崛起的新學科。歷史長期沈澱的貨幣銘文中的種種誤釋，猶如「太倉積粟，陳陳相因」。在古錢著作中廣為流傳，並為多數考古工作者所承認。其中若干誤釋實經不起文字點畫的推敲。因此，利用戰國文字這門年輕學科已取得的成績，重新檢驗舊釋是否正確，似乎應是戰國文字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近十幾年，若干學者在釋讀先秦貨幣銘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是非常可喜的現象。當然，推翻舊說、樹立新說必須採取縝密的偏旁分析法，結合戰國文字的特點謹慎立論。否則終將陷入「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泥淖。

筆者長期以來從事戰國文字教學工作，因此對先秦貨幣文字頗多留意。一九八四年初撰《返邦刀

幣考》，在古錢學界產生一定影響。嗣後十年間撰寫錢幣論文二十餘篇（多完成於近五年）。今集爲一集，姑且做爲十年來學習先秦貨幣文字的心得總結。

本集收入先秦貨幣論文二十五篇，大多已公開發表（包括已交稿待刊者），每篇文末注明刊物名稱和出版時間（或交稿時間）。另外也收入六篇新作，其中若干釋讀參見拙作《戰國文字通論》。《古幣文編校釋》。業已發表的文章，一般只作技術性的變動，略有增刪。若干文章增添插圖、地圖。重大的變動，均在每篇文末「編後記」中說明。讀者可以從中筆者釋讀先秦貨幣銘文所經歷的曲折道路，也許還可以從中汲取若干經驗教訓。本集所收論文次序與寫作時間、發表時間均無關，而是按國別編排，即齊、燕、周、韓、趙、魏、衛、楚之順序。一國之內再按幣制編排，例如趙國貨幣次序爲尖足空首布、尖足布、方足布、三孔布等。最後殿以綜合性文章。本集所收諸文原來或附有「引用書目簡稱表」，書名每有歧異，今統一簡稱於本集之末。

本集所收諸文多側重古幣文字之考定，芻蕘之言倘有一、二可采者，已深幸矣。古泉家方藥雨詩云：

奢願難償誤在前，與賢與後聽諸天，

眼前總算爲吾有，多少遺珠天惘然。

以之譬喻考文訂字，抑有同慨乎？聊書於此，以博大雅一粲。

目次

前言	（一）
漫談戰國文字與齊系貨幣銘文釋讀	（一）
返邦刀幣考	（七）
釋賧	（一七）
釋四	（二五）
燕國布幣考	（三三）
空首布選釋	（五三）
首陽布幣考——兼述斜肩空首布地名	（六一）
周方足布考	（六九）
銳角布幣考	（八一）
韓國方足布四考	（九五）
百邑布幣考——兼述尖足空首布地名	（一〇三）
刺人布幣考	（一一一）
尖足布幣考	（一二五）

趙國方足布三考	· · · · ·	(一三三)
貝地布幣考	· · · · ·	(一四三)
余亡布幣考	· · · · ·	(一五五)
王夸布幣考	· · · · ·	(一六一)
三孔布幣考	· · · · ·	(一六九)
橋形布幣考	· · · · ·	(一八七)
魏國方足布四考	· · · · ·	(二〇三)
負足布幣考	· · · · ·	(二一三)
三晉方足布彙釋	· · · · ·	(二二一)
三晉圖錢彙釋	· · · · ·	(二三九)
楚幣五考	· · · · ·	(二四九)
古幣文編校釋	· · · · ·	(二六一)
引用書目簡稱表	· · · · ·	(二七八)
所附地圖圖例	· · · · ·	(二八一)
後記	· · · · ·	(二八三)
季跋	· · · · ·	(二八五)

漫談戰國文字與齊系貨幣銘文釋讀

——齊國貨幣研討會發言稿——

這次應邀參加「齊國貨幣研討會」，非常榮幸。會議期間，各位專家精采的發言和頗有水平的研究論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對於門外漢的我，可謂獲益良多。我對貨幣本身素無研究，只是因為教學的緣故，近年來涉獵了一些貨幣銘文而已。三句話不離本行，下面僅就古文字學方面談談自己對齊系貨幣銘文的一些粗淺認識。

齊系貨幣銘文是戰國文字組成部份之一，釋讀齊系貨幣銘文應該對戰國文字有所了解。戰國文字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說戰國文字「古老」，這是因為發現最早的古文字材料乃是戰國文字。眾所周知，殷商甲骨文發現還不到一百年。西周金文大量發現於北宋（較可靠者），約一千多年。戰國文字的發現則可上溯到二千年以前。西漢景、武之際，魯恭王壞山東曲阜孔子舊宅，在牆壁中偶得古文《尚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等儒家典籍，世稱「壁中書」。有關「壁中書」的真偽，聚訟

兩千年。以今天古文字學的觀點分析，它應是戰國文字的首次大發現。「壁中書」是寫在竹簡上的戰國齊系文字，其字體與當時通行的隸書「今文經」不同，與秦系篆書亦不同，因此又稱「古文經」。西漢學者多不通「古文經」，長時期未能列於學官。然而也有若干學者非常重視這批考古材料。第一位研究「古文經」的學者，是孔子後裔孔安國。他「以今讎古，隸篆推蝌蚪」，可以說是研究戰國文字的開山鼻祖。東漢末年，山東高密人鄭玄用「古文經」研究《尚書》、《三禮》等，也是戰國文字專家。「古文經」雖然久已亡佚，但其傳鈔材料，諸如《說文》古文、三體石經古文等猶能得其彷彿，至今仍不失為研究戰國文字的重要參證材料。戰國文字首先發現於山東，山東籍學者為戰國文字的整理和研究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身為齊、魯後裔者應為此感到驕傲和自豪。相信今天山東籍學者在研究戰國文字方面定能勝於前賢。

我們說戰國文字「年輕」，這是因為今日能見到的戰國文字材料大多發現於近代和現代。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對戰國文字的理論建樹頗有貢獻，他曾提出兩個重要的命題：一、「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齊系貨幣銘文基本屬於六國古文，與傳統的兩周金文、秦系文字都有較大的區別，了解這點對釋讀齊系貨幣銘文至關重要。二、「戰國以後，彝器傳世者唯有田齊二敦、一簠，及大梁、上官諸鼎，寥寥不過數器：兵器、陶器、璽印、貨幣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國文字之唯一材料」。這種認識無疑擴大了戰國文字研究的範疇。舊以為戰國貨幣乃「葛天軒轅」幣的謬說至此得以徹底澄清。五十年代末期，李學勤劃分戰國文字為「齊國題銘」、「燕國題銘」、「三晉題銘」、「楚國題銘」

、「燕國題銘」。這種五分法比起王國維的二分法又有所進步。建國以來，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後，新出戰國文字材料遽增，直接推動了戰國文字研究的長足發展。研究者對貨幣銘文的釋讀日趨精密，一掃舊古錢家空疏臆斷的陋習。例如裘錫圭《戰國貨幣考》通過大量地名的釋讀，斷定舊以爲秦國的三孔布爲趙國貨幣，就是貨幣銘文研究中的一篇名作。嚴格意義上講，戰國文字研究的發軔不過是近十幾年的事。利用這門年輕學科取得的已有成績，重新檢驗以往貨幣文字釋讀是否正確，應是貨幣研究者的當務之急。

比較法是考釋古文字的核心，考釋戰國文字也不例外。既要注意縱向的歷史比較，也要注意橫向的地域比較。在戰國「文字異形」的特定歷史環境中，地域比較尤其顯得重要，當然「同文」內證更有雄辯的說服力。近代研究貨幣銘文的學者甚多，但我以爲成績卓著者應首推劉心源。他不但懂得一般的貨幣知識，而且精通當時的顯學——金石學。他的金文釋讀水平甚高，因此所釋貨幣文字往往十分精到。例如齊圓錢「𧇖」，就是由他確認的。當前戰國文字研究已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僅僅懂得舊時的金石學，以釋讀戰國貨幣銘文恐怕難奏其效。只有嫺熟地掌握已識的戰國文字及其演變規律，采取精密的考釋方法，才能正確地釋讀戰國貨幣文字。下面試舉幾例以資說明：

一·齊刀銘太_大形習見，舊釋「法」字。一般認爲此字是「𧇖」之省體「法」的進一步省化，即「去」字。以戰國文字考察，「𧇖」是秦系文字，見雲夢秦簡；「法」是六國文字，見古璽。太_大形並非「去」字。其下所从「𠂔」形乃裝飾部件，無實際意義。這種現象在戰國文字中習見，例如「

丙」作「𠂔」形，「辰」作「唇」形等。王獻唐最早提出𠂔形應釋「大」，裘錫圭進一步印證王說。這一新說已逐漸被大家所承認。

二·博山刀銘「莒𠂔」，末字舊釋「𠂔」。近年「中日貨幣展覽」公佈兩枚辭例相同的刀幣，銘文爲「莒𠂔」。李學勤根據這一新材料論定𠂔是𠂔的變體，均應釋「冶」。博山刀銘「冶」字的發現，對研究戰國金屬貨幣的冶鑄有很重要的意義。

三·六字刀銘𠂔形，舊釋歧異，以釋「建」和「造」影響最大。我認爲其字所从𠂔形與三晉「甫反」布銘「反」字作𠂔形適可互證，而「又」旁之豎筆加一短橫爲飾即成𠂔形。𠂔形从「𠂔」从「反」，無疑應釋「返」字。至於六字刀「返」字的其它異體，也都有演變規律可尋。前幾年我曾寫過一篇小文章，這裡就不詳談了。

四·即墨刀銘𠂔形，舊釋「墨」字，諸家無異辭，但對其下所从𠂔形（下文用△號表示）的解釋則有分歧。一種解釋認爲△是「夕」字。其實「夕」和「月」古本一字分化，而「月」字在明刀「明」字偏旁中作：

𠂔 𠂔 𠂔

與△形有別。何況「即墨夕」文意也難通。另一種解釋認爲△爲「邑」之下半部「𠂔」。檢六字刀銘「邦」字「邑」旁的「𠂔」作：

𠂔 𠂔 𠂔 𠂔

即墨刀銘「節」字的偏旁「卩」作：

卩

凡此均與△形有別。即墨刀銘「節」和△同文互證，說明△決不是「卩」字，當然也就不可能是「邑」之省簡。總之，即墨刀此字釋爲「墨夕」二字，或者隸定爲爲「黔對」一字，都與貨幣文字「夕」和「卩」的寫法不合。我認爲△應隸定「ㄅ」，即甲骨文的𠂔，象人側面俯伏之形，于省吾釋「伏」，裘錫圭釋「俯」。金文「匍」、「匍」、「匍」、「匍」、「匍」、「匍」等字均从「ㄅ」，戰國文字「包」、「匍」、「匍」、「匍」、「匍」等字也均从「ㄅ」。有趣的是，長沙楚帛書「匍匐」即「伏羲」。其中「匍匐」字从「匍」之古文省簡，又以「ㄅ」爲音符。「匍」（匍匐）讀「伏」，與典籍「伏羲」或作「包犧」正相吻合。去年山東長島古文字會議期間，我寫了一篇有關古璽的文章，其中一條考證燕國官璽，見《古璽彙編》：

中陽都□王𠂔 五五六二

單佑都市王𠂔端 ○三六一

東陽海澤王𠂔端 ○三六二

第一、第二個原篆與甲骨文𠂔一脈相承，象人側面俯伏之形，無疑釋「ㄅ」。第二、第三條辭例相同，而第三條原篆恰與上面討論即墨刀的△旁吻合。同理，即墨刀△也應釋「ㄅ」。即墨刀所要討論的這個字應隸定爲「墨𠂔」，或「墨𠂔」，其所从「ㄅ」旁實乃附加音符。墨，聲母屬明紐，韻母屬職

部；ㄅ（伏），聲紐屬幫紐，韻母屬職部。明紐和幫紐均爲唇音。因此，「墨」、「ㄅ」音近。「𧇵」字以「ㄅ」爲音符，音理契合。這類附加音符字在戰國文字中屢見不鮮，例如：「𧇵」（鄰）附加「文」聲，「𧇵」（卵）附加「𧇵」聲等。至於上文所引的「𧇵」、「𧇵」、「𧇵」、「𧇵」等字也都附加「ㄅ」爲音符，與「𧇵」的造字方法如出一轍。戰國後期，齊國一度淪爲燕國的「殖民地」。燕、齊文字多有溝通。以兩國文字比較，可知即墨刀銘中舊所隸定的「𧇵」，應更正爲「𧇵」。當然此字仍是「即墨」的「墨」字，只是附加了一個音符而已。

綜上所述，可見準確地釋讀齊系貨幣文字並非易事。戰國文字號稱奇譎難識，貨幣文字尤甚。釋讀貨幣文字不僅是古文字研究者的任務，也是貨幣研究者和考古研究者的共同任務。安志敏向來以考古著稱，然而他釋讀楚金版銘「郢稱」，以糾正舊釋「郢鍔」，贏得了大多數古文字研究者的承認。齊系貨幣銘文雖然不及三晉貨幣銘文那麼複雜，但是仍有許多問題尚須討論。希望有志於齊系貨幣研究者共勉。

沒有什麼準備，拉拉雜雜談了許多。斷爛朝報，不成片斷，請大家原諒。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九日於山東臨淄齊國故城
原載《山東金融研究·錢幣專刊》（二），一九八八年